



暗香浮动

AN XIANG FU DONG

权力这种东西很奇特，
你单独享用，就是一剂毒药，最后让你变成骷髅。
你共同享用，就是一缸蜜糖，最后让你健康长寿。

邓叶君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邓叶君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权力这种东西很奇特，
你单独享用，就是一剂毒药，
你共同享用，就是一缸蜜糖，
最后让你变成骷髅。

暗香浮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香浮动/邓叶君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8.1

ISBN 978-7-80623-857-8

I. 暗… II. 邓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4516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18
邮政编码 450011	字数 221000
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	印数 1—5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670 毫米 × 1020 毫米	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857-8	定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爱我者我致以叹息

恨我者我报以微笑

无论头顶是怎样的天空

我将迎接任何风暴

——海涅

目 录

CONTENTS

001	第 一 章	平调
013	第 二 章	帮扶
034	第 三 章	争创
048	第 四 章	冒险
071	第 五 章	较量
094	第 六 章	共享
135	第 七 章	风顺
162	第 八 章	柔韧
186	第 九 章	铁腕
198	第 十 章	运筹
216	第十一章	斡旋
241	第十二章	铺垫
259	第十三章	得利



熊天宝落泪了,人啊人,应该随遇而安,干吗乱跑呢,没把人家弄翻,自己却翻倒在病床上了。耐得住寂寞,多跟老百姓打打交道,任乡党委书记时为群众办几件实事,做个亦官亦民的人多好。

第一章 平调

1 公元1999年。

秋天的天气是凉爽的。但熊天宝的心里怎么也凉爽不起来,他烦躁得很,憋闷得很。坐在小车后排上,双手抱住后脑勺,闭上双眼,竭力回想自己从一个有百万人的大县平调到一个只有30万人的小县然后又到一个穷县任职的经过。他看过一本叫《细节决定成败》的书。前后当了两个地方的副县长都是弹指一挥间就被不明不白地调走,这中间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他硬着头皮壮着胆子去找市委书记罗振宇问个明白。

熊天宝被提拔成副县级纯属偶然。他今年35岁,原是一个中学的教师。后因教毕业班高考成绩在全县夺了魁,被提拔成副校长。五年前,全县搞干部改革试点,他被公选成一个偏远小乡的乡长。一年后,乡党委书记得病死了,他顺理成章成了乡党委书记。当乡长时,他想率领群众办两件事:在全乡家家户户



001

第一章
平调



推行沼气化,让农民跟城里人用天然气一样,既做饭照明方便又洗澡方便,还比烧煤省钱。沼气的原料不难弄,人畜粪便;另一件是在全乡土地上做文章,搞塑料大棚种蔬菜,让农民不出家门就致富。可乡党委书记反对,说市场经济了,一切由市场决定,不能搞行政命令,群众愿意搞由群众自己决定。他就搁下了自己的宏伟计划。当党委书记了,他一言九鼎,一拍板,全乡干部分村包户,很快实现了自己让老百姓致富的蓝图。市报社有个记者知道了,给他搞了个专访,在报纸上发表了,被新任市委书记罗振宇看到。罗振宇当天便带着市委组织部长来看望他。半个月后,他被提拔成主管农林水的副县长。这个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从未提过一个副县级,他觉得自己脸上很有光彩。又一个月,罗振宇来县检查工作,县委书记耿金龙特意让他陪同。

陪同就陪同吧,熊天宝搜寻那天的细节,是自己不该多嘴,有人家县委书记、县委副书记、人大常委会主任、政协主席在场呢。罗振宇说,你们这个县的县城连人家苏南一个小镇的规模都不如。熊天宝看出来,县委书记耿金龙及其他人都频频点头,无一人说什么。熊天宝走上前说,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历史条件,咱这里至少跟人家差20年的发展速度,尤其人的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,咱不能急于求成,得因地制宜。

罗振宇跟他笑了笑,随即又对耿金龙说,你们要拉大县城框架,再盖个行政中心,盖个公务员小区。行政中心财政上拿钱,建公务员小区由公务员自己集资建。公务员小区楼房设计要新颖点,价格肯定比买商品楼便宜,因为土地是你们的嘛。

熊天宝又看出来县四大班子领导都点头哈腰,嘴里连着说是,唯独他又上前说,这占地可是个大问题呀,超过百亩地都得国务院批呀。罗振宇的脸拉下来,你说的也是,批地还是个事呢,没有上级的批文,任何地方都不能乱搞建设。

耿金龙轻轻地用脚踢了他的脚后跟一下。现在想起来,耿金

龙是制止他没大没小地乱接话呢。可当时,他以为是耿金龙走得快了不小心踢了他一下,他又斗胆地上前向罗振宇说,我们县是不是要搞成劳务输出大县。几十万农民夏秋两季忙罢,就得歇着,我知道新疆许多农场缺劳力,尤其是摘棉花时,一望无际,摘棉花只要有力气,肯定能挣钱。只是县里领导规格低,是不是市里派个领导前去给打通关节,这也叫为人民服务嘛。

说这话的时候,熊天宝很自信,脸上很灿烂。耿金龙瞧了他一眼,当时他没明白过来,现在明白过来了,那是不让他多说的意思。

偏巧罗振宇很注重熊天宝的话,立即对随行的副市长下令,明天就动身到新疆去联系,为农民劳务输出打通关节。

刚从政时,一块儿教书的同事欢送他时,就提醒过他,到了官场,见了比你级别高的官千万别说比领导高明的话,说出来,如果碰到心胸狭窄之人,你的仕途就完了。三国时期的杨修之死就是例子。他当时很不在意地说,现在没有曹操,真有曹操,大不了咱还回来教书,死不了人。

这一回平调,他觉得好像跟自己越过县委书记直接跟市委书记说话关系不大。是你县委书记让我来陪同的,不是我拱着要来的,你还不是觉得我是市委书记点名提拔的副县长,一定跟市委书记有某种特殊的关系,想利用罢了。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,也全是为了工作。

接下来,熊天宝又怨恨起他教高中时的一个女学生黄鹂来了。可翻来覆去想过后,又不能怪罪黄鹂,还是怪自己没把握住自己,没跟人家结婚就跟人家快乐。

他刚当上副县长,得给人家上下级留个好印象,一心扑在工作上。于是,星期六就不属于自己了。妻子在乡下一所学校教书,耐不住寂寞便与一个老师私通。风言风语传来,他不信,他想找正县长说说,把妻子调到县直机关来,又怕人家说,刚提拔副县长,就考虑自己的事。现在看来,又有点后悔,要是自己一进城,就把妻子



调到县城某个单位,妻子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。那一夜捉住妻子和那个教师在一个床上,他不是有意的,他是在一个乡检查工作,晚上喝了酒,正巧回县城路过。捉奸拿双,捉贼拿赃。他怪自己不该回家。这种丑事不见他也能容忍,一旦见了,胸怀再宽广的男人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好在他克制住了自己,他知道这种通奸的事不能只怨一个人,他既没对妻子责骂,也没对那男人拳打脚踢,只是对妻子说了一句,明天上午到法院来吧,我等着你。

就这样,熊天宝迅速地离了婚,不知道内情的,还说熊天宝是当代陈世美,喜新厌旧,不道德。

熊天宝心里落泪了,怨自己不怨自己天知道。可就在这时,他的那个女学生黄鹂向他走来了。他比她整整大8岁。她大学毕业了,分配到县妇联工作,爱人出车祸死了,她知道他离了婚,便向他主动进攻。

那一夜发生性关系,他绝对也有责任,黄鹂搂住他的脖子只说了一句,我爱你,自己便控制不住了。十来年没接触了,怎么能说爱就爱呢,完全是一时的冲动话,黄鹂的裤子是他给褪下来的。接下来,便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,疯狂了一阵子。

疯狂了一回就疯狂一回吧,谁也不知道。如果没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,绝对不会出事的。

事后,他清醒过来,是有人暗中在做着他的活儿,专门让他丢人的。半夜里,县刑警队队长突然率领五六个干警敲开他的门,之后是县委、县政府两办主任及十几个干事也来了。刑警队队长说,一个三陪小姐进了政府大院,得抓住她,别让她拉干部下水。熊天宝再傻也能琢磨出来。三陪女脸上也没写着字,往县政府大院进个女的,就能随便给人家结论是三陪女,这不是明明告诉自己,她的学生是在卖淫,他是在嫖娼吗?好在黄鹂急口而答,我丈夫死了,我要嫁给熊县长,谁能管得了。刑警队队长赶快解释说,误会,误会。两办主任接下来半是批评半是遮掩自己瞧好看的窘态的场



景说,刑警队长进政府不打招呼,没看清办公室门外挂着牌子写着副县长的名字吗?胡来。下不为例。熊天宝没有再解释,自己毕竟跟黄鹂没领那张“通行证”,要是领了,他绝对会大发雷霆的。两办主任还是会随机应变的,一再陪着笑脸说,啥时吃熊副县长的喜糖呢?这时,熊天宝才蹦出了一句不冷不热的话,你们等着吧。

事情发生后第三天,耿金龙就找他谈话,说有人反映他的作风问题。耿金龙还批评了反映者,说他们这是啥年代了,天宝跟他的学生是正当的恋爱关系。不过,反过来,耿金龙还是劝他调走吧,说他毕竟没结婚就和对象在一块,影响不好。调到外地,对他的前途有利。言外之意,继续留在此地,他道路曲折。他无话可说,只得表态,听从组织的安排。他也清楚,所谓的组织就是县委书记。所以,他求耿金龙去找市委领导,耿金龙很慷慨,答应第二天就上市里去找。

2 一星期后,熊天宝来到另一个县还任副县长,而且还让他继续抓农林水工作。一个月后,又稀里糊涂地平调到一个边远贫困小县,连工资每月都比原来的在两个县任职时少领200多元。

小车过收费站,颠簸了一下,打断了熊天宝的追忆。原因是收费站工作人员怕车到收费站窗口不减速,故意在路上横放了一根空心钢管子。

司机是熊天宝做乡党委书记时安排的亲信。这次他找市委书记多了一个心眼,不用县里给他安排的小车,怕司机走漏了风声,别让县里主要领导以为他是找市委书记告状的。其实,他找市委书记只有一个目的,问个明白,不到半年,给他换了三个地方,都是平调不说,而且一个县比一个县次。作为年轻干部,要是组织上有意锻炼他的,他无话可说,可种种迹象表明,组织上并不是这样考虑的,好像走到哪儿都有人暗中给他使坏似的。他是市委书记亲自点名提拔上来的,别无选择,只得去找市委书记。平心而论,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通过读书考上大学找个旱涝保收的工作,每月



有份薪金就心满意足了，何况又当了个副县级的领导。

熊天宝问司机，乡里都对他有啥看法？司机说，多数人都认为，半年能换三个地方任职，说你上边有人，将来肯定前途光明。

熊天宝说，别光拣好听的给我说，说说反面的。

司机说，反面的话不多，但很刻薄，说你这人个性特强，伙计不好处。县里主要领导容不了你。

熊天宝“扑哧”笑出了声，心想，说我个性特强，我强到哪儿去了。两个地方任职屁股下的椅子都没有坐热，就又换了地方，连自己的工作思路都没有形成，工作具体操作更是连一撇都没有，只是参加了十几次会，哪儿来的个性特强，关系不好处的传闻呢？这结论不准确。他问司机到市里还有多远，司机说大概有 20 公里。

熊天宝就又闭上双眼，又手抱在胸前，捕捉他到第二个县一个月的影子，到底又在哪个环节上惹了县里主要领导。

到第二个地方任职，熊天宝小心翼翼，在欢迎他的酒宴上，县委书记、县长给他敬几个酒，他喝几个，平时他是不喝酒的，但为了讨得两个主要领导欢喜，他拼上性命往肚里灌。那一次他至少喝 1 斤酒，实际他只有 3 两的量，回到住地就吐了，胃里是翻江倒海般难受。他清楚在官场酒桌上，下级喝得越多越醉只要别胡说八道，上级是称心如意的，这样就显示了下级对上级的忠诚。

一星期后，黄鹂来找他，提出来近期和他办结婚典礼的事。

熊天宝说，我初来乍到，就举行婚礼，要是不跟人家县里其他领导打个招呼，偷办喜事，人家会说我不懂事，故作正经；要是告诉给人家，人家嘴上不说，心里也要说我没当三天官就重娶了个小老婆，不正经。还是推迟一段再说为妥。

这实际上是婉言谢绝了黄鹂的求婚。没过三天，黄鹂又来了，问他推迟一段到底是多长时间。他说，等我工作就绪了再定。那一夜，黄鹂提出来不走要和他一块儿睡觉。他胆怯了，让通讯员把黄鹂安排到政府宾馆，并悄悄地对通讯员说，这是他表妹。

这实际上又是一次婉言谢绝黄鹂的求婚，黄鹂似乎明白了，一连两星期连个电话都没打。

熊天宝心静了，就想起工作上的事。他有个大学同学在郑州一家蔬菜批发市场当老板，给他提供需求信息，每天批发市场需要十几万斤各种各样的蔬菜，只要他有可以优先进货。

熊天宝灵机一动，便跳出来一个农业富县的发展思路。他计划要在全县 18 个乡镇搞绿色农业，重复他在乡里的经验，大面积地搞塑料大棚，把全县当做省城的一个蔬菜供应基地。山东的一个县不是北京的蔬菜供应基地吗？卖蔬菜绝对比卖粮食成几倍地赚钱。他的感觉，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是决策人物，便径直闯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农业富县的工作思路。县委书记停了十几秒钟，也没说中，也没说不中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，你去找县长说吧，这是政府的工作。

如果熊天宝要是理解了县委书记的意思，就此罢休也就算了，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尴尬局面。

他去找县长，县长没犹豫，直截了当地说，这是个大事，你去找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商量吧，然后再说。

他就又去找县委副书记，县委副书记愣了半天说，这关系全县大局的事，你还是找县委一把手定吧。只要一把手拍板了，我绝对全力支持。

听话听音，这不是明对熊天宝说，县委一把手不表态，他是反对的。

到现在，熊天宝还没有意识到，县长和副书记都是搪塞他的，就又拐过头来找县委书记。

县委书记说，你们都没有一个统一意见，我只好对你否定了，农业富县这个口号提法不科学，农业是泥饭碗，工业才是金饭碗，要是提，应该提个工业富县或者叫工业强县，农业只能兴县或者叫立县。再说你让全县农民普遍搞塑料大棚，农民要是提出让政府



给拿底垫金怎么办,市场经济不能搞行政命令,搞不好反过来农民可以命令行政。前年有个乡领导不听话,强迫命令全乡各户都种无籽西瓜。西瓜熟了,恰巧天阴雨连绵,西瓜都烂在百姓家里。为此,老百姓堵了县委、县政府的大门,直到县财政给老百姓一些补贴才息事宁人,这个乡党委书记的县级后备干部也给他取消了。

他熊天宝再傻,也应该听出来,这是彻底否定了他的工作思路。

可是他仍不死心,又提出来先搞两个乡的试点工作。

熊天宝记得很清楚,县委书记没多说,只说了一句话,那就去搞吧。

说这一句话县委书记是阴着脸的,不是晴着脸说的。

熊天宝就退出县委书记的办公室。不过现在想起来,熊天宝觉得他的平调,还是与县委书记关系不大,你不让我提农业富县的口号,我就不提了,也没有往乡里搞试点,我有什么过错。他倒是觉得又和一个女人有关。

这个女人真胆大,竟抱着个小女孩来逼他与她成婚。

这个女人在老家的县科技局工作,29岁,丈夫在农业局工作,有了第三者插足,抛弃了她。熊天宝刚管农业局时,这个女人找过他一次,让他出面来说服她丈夫。熊天宝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她的局长。

没想到这个女人真卑鄙,熊天宝还笑着拒绝,她便翻了脸,说熊天宝,你要是不娶了我,我就叫你身败名裂,我的长相比你那个学生强一百倍。

说实在的,这个女人的长相确实漂亮,明眉大眼,白净面皮,一张上宽底窄瓜子脸蛋,挺诱惑人的。但她一说硬话,反叫熊天宝上头了。他说,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都不会娶你这样的泼妇。这个女人叫骂起来说,你要是不答应,我就喊叫,说这个女孩是你和我的私生女,你玩弄了我,又要遗弃我。熊天宝以为她是吓小胆子

的,便上前一步说,那你就叫喊呀。

这女人真的疯狂起来,拉开门就喊叫,熊天宝和我睡觉生了孩子又不要我了,都来瞧,都来瞧,衣冠禽兽的副县长。

中国不缺瞧热闹的看客。顿时,二三十个机关工作人员来到熊天宝的办公室门前。

熊天宝急中生智,厚着脸皮,故作从容不迫状,以退为攻地说,真金不怕火炼,好药不怕试验。有理走遍天下,无理寸步难行。你说是我的私生女,咱可以到医院搞亲子鉴定,要是我的孩子,我的头情愿割给你。滚吧,你这无耻的女人。

小女孩哇哇地哭起来,这个女人抱着孩子边走边说,咱走着瞧吧。

熊天宝佯装大将风度说,孩子无罪,别吓着孩子了。

看热闹的人一哄而散。

这个女人走了,熊天宝心里憋得难受,自言自语地说,这肮脏的事咋都叫我碰上?人,要真是倒霉了,喝口冷水也塞牙。

3 好了,市委大院到了,熊天宝让司机停在门口外,他到传达室登记了一下,径直去找市委书记罗振宇。

他懂得官场上的规矩,上级见下级可以约定时间,上级也可以随时让秘书通知下级,而下级找上级既不能事先给上级打电话,又不能给上级预定时间,除非下级遇到天大的事。他现在去见市委书记只有碰运气了。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,上午10时整,他忐忑不安地朝着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走去。

还真幸运,推门见到了罗振宇。

一个小时后,他离开了罗振宇的办公室,他依稀记得,一进门,罗振宇很和蔼,亲自给他倒了一杯热水,直感动得他眼泪簌簌而下。

他把自己的谜团向罗振宇和盘托出,罗振宇没绕弯照直说,连着两个地方都反映你有男女作风问题,还说你一当官便把前边的

妻子瞪了。他如实地讲了真情,并真诚地说,如果不相信他的话,可以撤销他的职务,直至开除公职。

罗振宇沉思了片刻说,他们说你无法存身了,要求组织上把你调走。小熊呀,我还是信任你的,要不信任,我不让你平调。你毕竟还年轻,又是我直接点名提拔的嘛。

熊天宝记得罗振宇跟他交了底,说两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借他的所谓作风问题跟组织摊牌,把他调走的真实目的,是怕他当成常务副县长,这两个地方都缺常务副县长,因为罗振宇在前不久的会上讲过,今后再提拔县级干部,应该注重知识化,起码第一学历是本科毕业,恰巧他还是研究生学历。两个书记都有自己选择的对象。他们都清楚,谁推荐提拔常务副县长等于推荐提拔了县长,因为县长一般都从常务副县长里选择。

罗振宇遂向他透了个底,这两个县委书记都是老资格,是前任市委书记提拔的,他们也没啥大的腐败问题,市委也奈何不得他们,一般的情况,还得尊重他们的意见。

罗振宇最后嘱咐熊天宝好好地干吧,多换个地方,有广泛的阅历,对干部的成长绝对大有益处。

熊天宝明白,这是市委领导鼓舞他的,就表态说,今后,无论我走到哪儿都没怨言。

罗振宇是握着手跟他告别的,还送给他八个字,水到渠成,风来帆速。还说,在工作中遇到困难,可直接来找他。

出了市委大门,上了小车,熊天宝的精气神全来了。忽然想起来前一阵子在酒桌上听到一个小段子。说一个尼姑害肚子难受,到医院检查。医生一摸一听,说你怀孕了。尼姑长叹一声,说这年代真的糟了,连香蕉也靠不住了。现在看来,这年代还不糟,起码市委领导还是讲道理的。

熊天宝高兴起来,说司机,走,回老家县城去。他旋即灵性大开,决计先尽快和黄鹂办结婚典礼,毕竟他跟人家有了那档子事,

不能坑人家。然后,马善得人骑,人善得人欺。他掌握老家县委书记耿金龙的材料,有经济问题,腐败行为,原县造纸厂的200亩地,没公开招标拍卖,耿金龙就下令让他亲弟弟来开发,他弟弟只开发了100亩,然后其余100亩以每亩60万元变卖,实际每亩买时才30万元,不动地方,就轻而易举赚了3000万元。熊天宝的表弟马天柱给耿金龙的亲弟弟当副手,马天柱根根梢梢都清楚。熊天宝在乡里任党委书记时,马天柱找他安排一个上班的人,他拒绝后,马天柱曾生气地说,有权不使,过期作废。你看人家县委书记,把肥差给了自家亲弟弟,一倒手3000万元,弟兄俩不显山不露水一人一半,你干十辈子都不如人家干一个月。熊天宝只得自我安慰说,这年头,平安是福,我不得不义之财,觉睡得香。

表弟当时是随意给熊天宝讲的话,现在他是把这话当成一颗原子弹,他要整成材料,直接面见暗中使手脚调他走的第一个县委书记耿金龙,如果下一步让他回家任县委副书记或者常务副县长,他什么都不说了。如果不答应,他将耿金龙的丑事直接反映给罗振宇或者市检察院。我管你有人能奈何得你不能,我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土灰。

中饭,回到老家的县城。熊天宝特意和司机找了个偏僻的饭店要了一瓶精装二锅头酒,弄了两荤两素四个菜,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喝完了才结束。熊天宝说司机喝多了,住在县城,明天再回家。司机说,没事的,你不是要到乡下老家吗,我送你。

熊天宝越说不让司机送,司机劲越大,硬拽着他上了小车。

出了县城,有个急拐弯,司机没按喇叭,和迎面来的一辆卡车相撞,司机当场死亡。熊天宝在后排坐着,受了重伤。

结婚典礼的事,找耿金龙摊牌的事全搁置到一旁。还有一个正事也耽搁了,省里给市里一个到美国考察学习的县级干部指标,硬性要求得英语熟练,回来可能要提拔,市委研究定的他,半个月后就得起。伤筋动骨100天,他正躺在医院里,不用说他去不成

了。换其他人,没有英语过关的,市委只得忍痛把这个指标让给外地市。

熊天宝落泪了,人啊人,应该随遇而安,干吗乱跑呢,没把人家弄翻,自己却翻倒在病床上了。耐得住寂寞,多跟老百姓打打交道,任乡党委书记时为群众办几件实事,做个亦官亦民的人多好。

人算不如天算,兴许人家的福分还没到头的,谁让自己对人家夹杂着不健康的意识呢,给人家搞交换条件,要揭露就坚决地揭露,宁肯牺牲了生命也得主持正义。

他自己给自己下令,看来我就认了平调的现实吧,等伤好了,市委不免我的职,就愉快地到任吧。关于县委书记的事儿,多行不义必自毙,随他去吧。